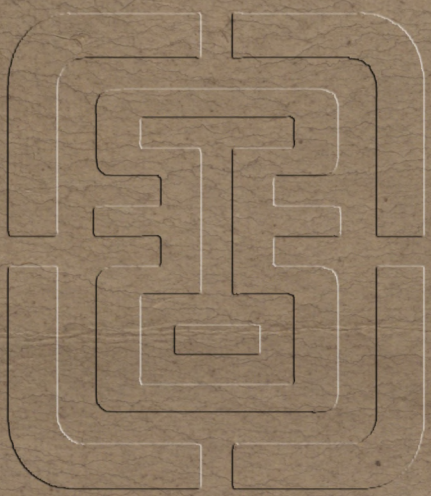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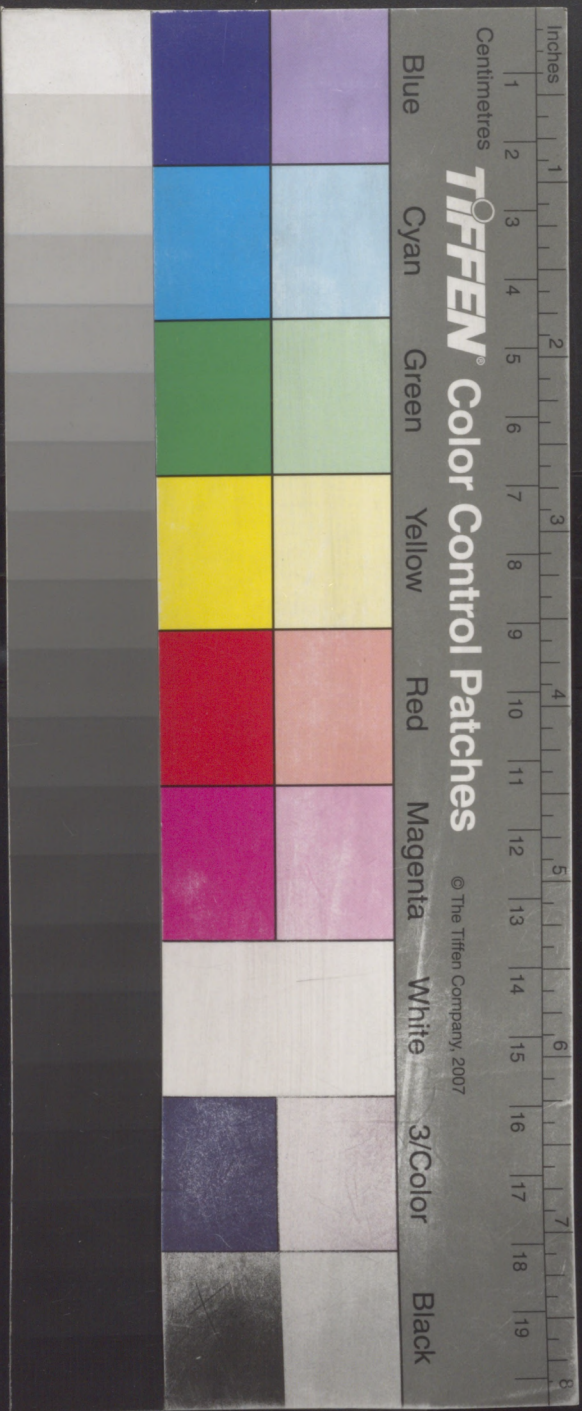




431



顏氏家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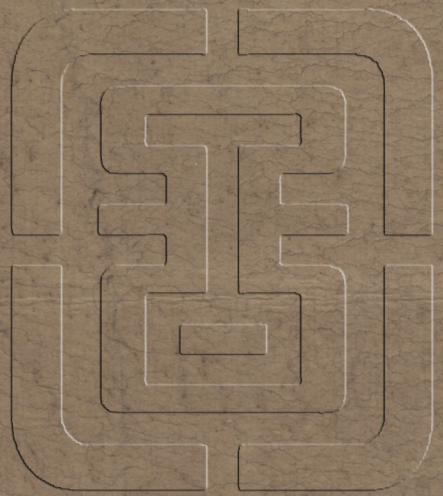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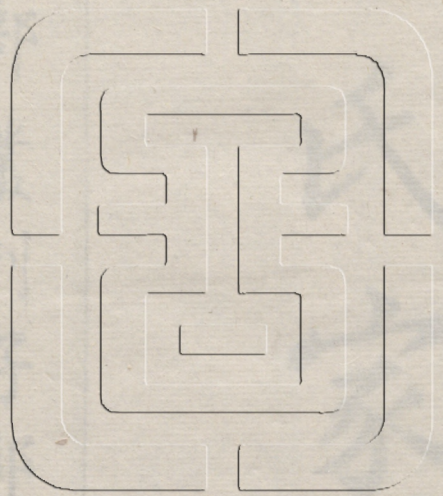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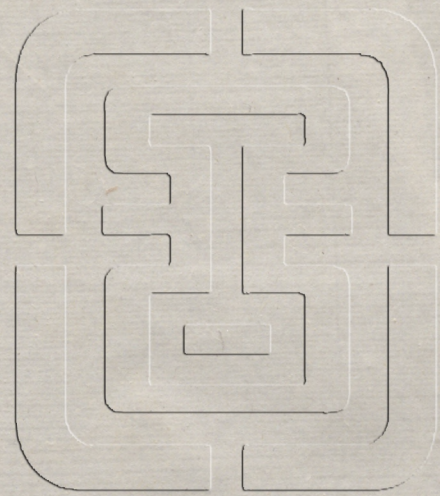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顏氏家訓

四部叢刊子部



上海涵芬樓借江安
傅氏雙鑑樓藏明遼
陽傅氏刊本景印原
書版匡高營造尺五
寸九分寬四寸二分

刻顏氏家訓序

史璧曰書靡範曷書也言靡範曷言也言書
靡範雖聯篇縷章贅焉亡補乃北齊顏黃
門家訓質而明詳而要平而不詭蓋序致
至終篇罔不折衷今古會理道焉是可範
矣璧少時家君東軒公嘗援引為訓俾知

嚮方顧其書雖晦菴小學間見一二然全
帙寡傳莫獲考見頃得中秘本手自校錄
適遼陽傅太平以報政來就予索古書予
出之觀且語之故太平曰吾志也是惡可
弗傳諸亟持歸刻焉夫振古渺邈經殘教
荒馴至于今變趨愈下豈典範未嘗究耶

孰謂古道不可復哉乃若書之傳以裨身
以範俗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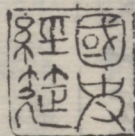
今代人文風化之助則不獨顏氏一家之
訓乎爾茲太平刻書之意也太平名鑰以
司諫作郡有治行今為浙江副使

嘉靖甲申夏六月望吉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講承德郎

經筵

國史官南郡陽峯張壁序



顏氏家訓卷上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

明蜀榮昌後學冷宗元校

序致篇一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復遞相模敦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吾今所以復爲此者非敢執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傳婢之指揮止凡人之聞聞則堯舜之道不如

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為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傅婢
寡妻耳 吾家風教素為整密昔在齟齬便蒙誨誘
每從兩兄曉夕溫清規行矩步安辭定色綉綉翼翼
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
篤年始九歲便下茶蒸家塗離散百口索然慈兄鞠
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
文頗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備邊幅年十八
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盪二十以後大過稀
焉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兢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
憐無教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鏤骨非徒古

書之誠經目過耳故留此二十篇以為汝曹後範耳
教子篇二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
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
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
金櫃子生咳嗁師保固明仁孝禮義導習之矣凡庶
縱不能爾當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
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
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
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為恣其所慾宜誠翻獎應訶反

笑至有識知謂法當耳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長終為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為諭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平誠不得已也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湓城時為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勲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為父所寵失於教義

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為周馥抽腸斃鼓云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也對曰有是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諷刺之詞禮有嫌疑之誠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衰僻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親授耳其覩通齊武成帝子瑯琊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聰慧

帝及后並篤愛之衣服飲食與東宮相準帝每面稱
之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及太子即位王居別宮禮
數優僭不與諸王等太后猶謂不足常以爲言年十
許歲驕恣無節詭服玩好必擬乘輿常朝南殿見與
御進新米鈎盾獻早李還索不得遂大怒詢曰至尊
已有我何意無不知分齊率皆如此識者多有叔段
州吁之譏後嫌宰相遂矯詔斬之又懼有救乃勒麾
下軍士防守殿門既無反心受勞而罷後竟坐此幽
薨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後
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

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毋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
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表紹之地裂兵士可爲靈龜
明鑒也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
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
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
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
曹爲之

兄弟篇三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
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而已矣自茲以往至子

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篤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
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其方
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
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
兄弟則踈薄矣今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
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
移者免夫 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
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
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

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毀之慮如
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
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
不愛子姪不愛則群從踈薄群從踈薄則僮僕爲讎
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
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
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
弟者何其能踈而不能親也 娣姒者多爭之地也
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行日
月之相望也况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

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已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何怨愛弟不及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國劉璠嘗與兄璠連棟隔壁璠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荅璠問之乃云向來未着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江陵王玄紹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玄紹以形體魁梧爲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爾

後娶篇四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竝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爲誠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蚋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聞聞之耻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于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

爰及婚宦至于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身沒之後
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
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已者往
往而有悲夫自古茲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况
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
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
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婦人懷嫉妬之情
丈夫有沉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
與我子爭家提携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
每居已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爲防焉故虐之異姓

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爲讎家有此者皆門
戶之禍也思魯等從舅殷外臣博達之士也有子
基謀皆已成立而再娶王氏基每拜見後母感慕嗚
咽不能自持家人莫忍仰視王亦悽愴不知所容旬
月求退便以禮遣此亦悔事也後漢書曰安帝時
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
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
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
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
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

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還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也

治家篇五

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非訓導之所移也答怒廢

於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召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又云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然則可儉而不可吝也儉者省約為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奢則施儉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園場之所產鷄豚之善埒園之所生髮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但家無鹽井耳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

江南奢侈多不逮焉。梁孝元世有中書舍人治家失度而過嚴刻，妻妾遂共貨刺客伺醉而殺之。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饜饋，僕戒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為家之巨蠹矣。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嘗寄人宅，奴婢徹屋為薪，略盡聞之，舉感卒無一言。裴子野有疎親，故屬飢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右米為薄粥，僅得遍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鄰下有一

領軍貪積已甚，家童八百，誓滿千人，朝夕肴膳以十，五錢為率，遇有客旅，便無以兼，後坐事，伏法籍其家產，麻鞋一屋，弊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南陽有人為生，與博性殊儉，吝吝，冬至後，女壻謁之，乃設一銅甌酒，數饜麝肉，壻恨其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嘗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兄遂殺弟。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鷄晨鳴，以致禍也。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

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南閭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飢寒河北人事多由內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羸馬賴奴僅充而已唱和之禮或爾汝之河北婦人織紉組紉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也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云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傳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賤行骨肉豈當

如此而望福於天平吾有疏親家饒妓媵誕育將及便遣閨豎守之體有不安窺窻倚戶若生女者輒持將去毋隨號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聞也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毋實為之至有諺云落索阿姑食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誠哉婚姻素對靖侯成規近世嫁娶遂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校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壻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耻可不慎歟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

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秩多為童幼婢妾之所點汙風雨犬鼠之所毀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 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童醮亦無祈焉竝汝曹所見也勿妖妄之費

風操篇六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箒七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

皆有節度亦為至矣但既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為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視而見之耳能聽而聞之蓬生麻中不勞翰墨汝曹生於戎馬之間視聽之所不曉故聊記錄以傳示子孫 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腸斷與之絕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所無私諱蓋知聞名須有消息不必

期於顛沛而走也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為世所譏又臧逢世臧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孝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競修牋書朝夕輻輳几案盈積書有稱嚴美者必對之流涕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辦而還此並過事也近在揚都有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結周厚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呼腎腸為腎修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絹乃謂銷鍊物

為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為紛烟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為白鐵樹便似戲笑耳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若衛侯魏公于楚太子皆名蟻虱長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上有連及理未為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兒為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家亦有孔翁歸又有顧翁寵賈代有許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當避之今人避諱更急於古名子者當為孫地吾親識中有諱襄諱友諱同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

座百犯聞者辛苦無僂賴焉昔司馬長卿慕蘭相如
故名相如顧元歎慕蔡邕故名雍而後漢有朱張字
孫卿許暹字顏回梁世有庾晏嬰祖孫登連古人姓
為名字亦鄙事也晉劉文饒不忍罵奴為畜產今世
愚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為豚犢者有識傍觀猶欲
掩耳况名之者乎近在議曹共平章百官秩祿有一
顯貴當世名臣意嫌所議過厚齊朝有一兩士族文
學之人謂此貴曰今日天下大同須為百代典式豈
得尚作關中權貴乎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兒耳彼此
歡笑不以為嫌 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

陳思王稱其父為家父母為家母潘岳稱其祖曰家
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及南北風俗言其祖
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耳凡與人言
言已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
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
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
家者輕略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為家姑家姊班
固書集亦云家孫今竝不行也凡與人言稱彼祖父
毋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已下則加
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毋與自稱已毋

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 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
若不修書則過節束帶以申慰北人至歲之日重行
弔禮禮無明文則吾不取南人賓至不迎相見捧手
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竝至門相見則揖
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 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
自茲以降雖孔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後雖有
臣僕之稱行者蓋亦寡焉江南輕重各有謂號具諸
書儀北人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焉
言及先人理當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難江南
事不獲已乃陳文墨儘儘無言者須言闕闕必以文

翰罕有面論者北人無何便爾話說及相訪問如此
之事不可加於人也人加諸已則當避之名位未高
如為勲貴所逼隱忍方便速報取了勿取煩重感辱
祖父若沒言須及者則斂容肅坐稱大門中世父叔
父則稱從兄弟門中兄弟則稱亾者子某門中各以
其尊卑輕重為容色之節皆變於常若與君言雖變
於色猶云亾祖亾伯亾叔也吾見名士亦有呼其亾
兄弟為兄子弟子門中者亦未為安帖也比上都不
行此太山羊侃梁初入南吾近至鄴其兄子肅訪侃
委曲吾答之云卿從門中在梁如此如此肅曰是我

親第七亡叔非從也祖孝徵在坐先知江南風俗乃謂之云賢從弟門中何故不解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單呼伯叔從兄弟姊妹已孤而對其前呼其母為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與他人言對孤者前呼為兄子弟子頗為不忍比土多呼為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竝是對姑之稱晉世已來始呼叔姪今呼為姪於理為勝也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為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密雲輟然而出坐此被

責飄飄舟渚一百許日卒不得去比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凡親屬名稱皆須粉墨不可濫也無風教者其父已孤呼外祖父母與祖父母同使人為其不喜聞也雖質於面皆當加外以別之父母之世叔父皆當加其次第以別之父母之世叔母皆當加其姓以別之父母之群從世叔父母及從祖父母皆當加其爵位若姓以別之河北士人皆呼外祖父母為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間亦言之以家代外非吾所識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

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為尊同
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
河北士人雖主二十世猶呼為從伯從叔梁武帝嘗
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荅云骨肉易
踈不忍言族耳當時雖為敏對於禮未通吾嘗問周
弘讓曰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為丈人
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也吾親表所行若父
屬者為某姓姑母屬者為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婦猥
俗呼為丈母士大夫謂之王母謝母云而陸機集有
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今所不行齊朝士子

皆呼祖僕射為祖公全不嫌有所涉也乃有對面以
相戲者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
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
時嘗字高祖為季至漢袁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
侯霸子語字霸為君望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
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為字字固因呼為字尚書王元
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
不足怪也禮間傳云斬縗之哭若往而不反齊縗
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哭而哀小功總麻哀容
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也孝經云哭不哀皆論哭有

輕重質文之聲也禮以哭有言者爲號然則哭亦有
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耳山東重喪則唯呼
蒼天暮功以下則唯呼痛淨便是號而不哭 江南
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弔則絕之除
喪雖相遇則避之怨其不已憫也有故及道遙者致
書可也無書亦如之比俗則不爾江南凡弔者王人
之外不識者不執手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
所而弔他日修名詣其家 陰陽說云辰爲水墓又
爲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目不哭哭則重喪
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

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朝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算
喪家朔望哀感彌渼寧當惜壽又不哭也亦不論
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避竄莫肯在家盡瓦書符
作諸獸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被送家鬼
童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
所當加也 已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祖
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姊則皆泣無母拜父外祖父母
舅姨兄姊亦如之比人情也 江左朝臣子孫初釋
服朝見二宮皆當泣涕二宮爲之改容頗有膚色充
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爲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問

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 二親既歿所居齋寢子與婦弗忍入焉北朝頓丘李構母劉氏夫人亡後所住之堂終身鏤閉弗忍開入也夫人宋廣州刺史纂之孫女故構猶染江南風教其父煥為揚州刺史鎮壽春遇害構嘗與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集談讌孝徵善畫遇有紙筆圖寫為人頃之因割鹿尾戲截畫人以示構而無他意構愴然動色便起就馬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祖君尋悟方深反側當時罕有能感此者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

食居家唯以摘摘供厨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為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不可絕食 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澤不忍讀用政為常所講習讎校繕寫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耳若尋常墳典為生什物安可悉廢之乎既不讀用無容散逸唯當緘保以留後世耳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有第五妹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濕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恠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沮

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診脉云腸斷矣因爾便吐血
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悲歎 禮云忌日不樂正
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耳必
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與室不妨
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爰盡無
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
歲社脩感念哀甚隣里聞之爲之罷社今二親喪亡
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忌之外所經此日
猶應感慕異於餘辰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
劉縉緩綏兄弟竝爲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爲照字

唯依爾雅火傍作召耳然凡文與王諱相犯當自可
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劉字之下即有昭音呂
尚之兒如不爲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即
妨是書皆觸也嘗有甲設讌席請乙爲賓而旦於公
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侯早晚顧宅乙子稱其父已
往時以爲笑如此比例觸類慎之不可陷於輕脫
江南風俗兒生一暮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
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竝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
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爲試
兒親表聚集致燕享焉自茲已後二親若在每至此

日嘗有酒食之事耳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
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
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歿之後
此事亦絕 人有憂疾則呼天地父母自古而然今
世諱避觸途急切而江東士庶痛則稱禰禰是父之
廟號父在無容稱廟父歿何容輒呼蒼頡篇有脩禰
齧切字訓詁云痛而諱也諱音羽罪反今北人痛
則呼之聲類音于來反今南人痛或呼之此二音隨
其鄉俗竝可行也 梁世被繫劾者子孫弟姪皆詣
闕三日露跣陳謝子孫有官自陳解職子則草屨屨

衣蓬頭垢面周章道路要候執事叩頭流血申訴冤
枉若配徒隸諸子竝立草菴於所署門不敢寧宅動
經旬日官司驅遣然後始退江南諸憲司彈人事事
雖不重而以教義見辱者或被輕繫而身死獄戶者
皆爲怨讐子孫三世不交通矣到洽爲御史中丞初
欲彈劉孝綽其兄溉先與劉善苦諫不得乃詣劉涕
泣告別而去 兵凶戰危非安全之道古者天子喪服
以臨師將軍鑿凶門而出父祖伯叔若在軍陣貶損
自居不宜奏樂謙會及婚冠吉慶事也若居圍城之
中憔悴容色除去飾玩常爲臨深履薄之狀焉父母

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
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
四海之人結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終
如始者方可議之一爾之後命子拜伏呼為丈人申
父友之敬身事彼親亦宜加禮比見此人甚輕此節
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觀貌不擇是非至有結父
為兄託子為弟者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
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
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
教之家閭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謚怒拒客未通江

南溪以為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為士大夫有如
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
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慕賢篇七

古人云子載一聖猶日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膊也
言聖賢之難得疏闊如此儻遭不世明達君子安可
不攀附景仰之乎吾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
聞見已多所值名賢未嘗不心醉魂迷向慕之也人
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歎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動無
心於學潛移默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

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
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於染
絲是之謂矣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己
者顏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世人多
蔽貴耳賤目重送輕近少長周旋如有賢哲每相狎
侮不加禮敬他鄉異縣微藉風聲延頸企踵甚於飢
渴校長短覈精麤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魯人謂孔
子爲東家丘昔虞國宮之奇少長於君君狎之不納
其諫以至亾國不可不留心也用其言棄其身古人
所耻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

之美以爲己力雖輕雖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
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梁孝元前在荊州
有丁覘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
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耻令子弟以爲楷法
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吾雅愛其手迹常所
寶持孝元嘗遣典籤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
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爲佳手姓名爲誰郗
得都無聲問編以實荅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
不爲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刮目稍仕至
尚書儀曹郎末爲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

歿簡牘湮散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後思一紙
不可得矣侯景初入建業臺門雖閉公私草擾各不
自全太子左衛率羊侃坐東掖門部分經畧一宿皆
辦遂得百餘日抗拒兇逆于時城內四萬許人王公
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古
人云巢父許由讓於天下市道小入爭一錢之利亦
已懸矣齊文宣帝即位數年便洗灑縱恣畧無綱
紀尚能委政尚書令楊遵彥內外清謐朝野晏如各
得其所物無異議終天保之朝遵彥後爲李昭所戮
刑政於是衰矣斛律明月齊朝折衝之臣無罪被誅

將士解體周人始有吞齊之志關中至今譽之此人
用兵豈止萬夫之望而已也國之存亡係其生死
張延雋之爲晉州行臺左丞匡維主將鎮撫疆場儲
積器用愛活黎民隱若敵國矣群小不得行志同力
遷之旣代之後公私擾亂周師一舉此鎮先平齊亡
之迹啓於是矣

勉學第八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况凡庶乎此事遍於經史
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啓寤汝耳士大夫
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

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
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爲
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
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
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耻涉農
商羞務工伎射旣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
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
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
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
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

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
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
不燠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檐車跟高齒屐坐碁子
方褥憑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
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謙則假手賦詩當
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
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
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尖皮而露質
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麻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
當爾之時誠鴛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

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爲人
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
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爲
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
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
國不可常保一旦沅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
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
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
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
夫讀書之人自義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

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
神所不能隱也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強弩長戟誅罪
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史匡時富國以取卿
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子飢寒
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
金玉木石也脩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
自美其鑿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
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鑿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
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爲兵咋筆爲吏身死名滅
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黃吟道詠德

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如秋荼豈得同年
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
以學者欲其多知明達耳必有天才拔群出類為將
則闇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
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師古之
蹤跡猶蒙被而卧耳人見隣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
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
跨馬被甲長弰強弓便云我能為將不知明乎天道
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亾之妙也但知承上接
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為相不知敬鬼神移風易

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
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已形物執轡生組反風
滅火化鴟為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
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劔追財假言而紆露
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廝役奴隸釣魚
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為師表博學求之無不
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
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
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
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

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効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其瞿然自失歛容抑志也素鄙悞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黜窮卹匱赧然悔耻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茫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秦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

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間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椽豎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早而黍穉也吟嘯談謔諷誅辭賦事旣優閑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夫學者所以求益爾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脩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脩身

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
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于
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
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
不可自弃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
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
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爲碩儒公孫
弘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
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
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

面牆亦爲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
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學之興廢隨世
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弘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
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來不復爾空守
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
皆以博涉爲貴不肯專儒梁朝皇孫已下總州之年
必先入學觀其志尚出身已後便從文吏略無卒業
者冠冕爲此者則有何胤劉瓛明山賓周捨朱异周
弘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紹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
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偉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四儒

者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爲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間人音辭鄙陋風操虫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爲師令人氣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恐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爲人何必仲尼居即須兩紙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在以此得勝寧有益乎光陰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吾無間焉俗間儒士不涉群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

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感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取韋玄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夫老莊之書甚全真養性不肯以物累已也故藏名柱史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遽相誇尚景

附草靡皆以農黃之化在乎已身周孔之業棄之度
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
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穿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昔多
藏厚亾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
鑿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
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
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玄以傾動專勢寧後身外已
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誡之譬也謝幼
輿賦賄黜削違棄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並其領
袖玄宗所歸其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

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剖玄枿微賓主往復
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茲風復闡
莊老周易摠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弘正奉
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為盛美元帝在江荆
間復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為教授寢忘食以夜繼
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
音指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齊孝昭帝侍妻太后
疾容色顛頽服膳減損徐之才為灸兩穴帝握拳代
痛爪入掌心血流滿手后既痊愈帝尋疾崩遺詔恨
不見太后山陵之事其天性至孝如彼不識忌諱如

此良由無學所爲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哭
之則不發此言也孝爲百行之首猶須學以修飾之
況餘事乎 梁元帝嘗爲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二
便以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閉齋張葛
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
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旣未師受或不識一字
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馱倦帝子之尊童稚之
逸尚能如此況其庶士冀以自達者哉古人勤學有
握錐投斧照雪聚螢鋤則帶經牧則編簡亦爲勤篤
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燈燭難

辦常買荻尺寸折之燃明夜讀孝元初出會稽精選
寮案綺以才華爲國常侍兼記室殊蒙禮遇終於金
紫光祿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場都好學家貧無
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
犬亦饑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隣猶不廢業
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爲孝元所禮此乃不
可爲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
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丐客
刺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尚卒以漢書聞
齊有宦者內參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爲闈

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諷誦所居卑末使役苦
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
之外不暇他語及覩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沈
吟久之吾甚憐愛倍加開獎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
至侍中開府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叅伺動靜爲
周軍所獲問齊王何在給去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
信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蠻
夷童小猶能以學成忠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
也 鄴平之後見徙入關思魯嘗謂吾曰朝無祿位
家無積財當肆筋力以申供養母被課篤勤勞經史

未知爲子可得安平吾命之曰子當以養爲心父當
以學爲教使汝棄學徇財豐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
之安得暖若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藜羹糲褐我
自欲之 書曰好問則裕禮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
而寡聞益類切磋相起明也見有閉門讀書師心自
是稠人廣坐謬誤盍慙者多矣穀梁傳稱公子友與
莒拏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
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
力之人爲國所寶與吾苦諱時清河郡守刑峙當世
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伏又三輔決錄云靈帝殿柱

題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論語偶以四言目
人田鳳也有一才士乃言時張京兆及田郎二人皆
堂堂耳聞吾此說初大驚駭其後尋愧悔焉江南有
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羊也乃為羊字人
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又後
尋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
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誤反顛顛字顛當為許錄反
錯作許錄反遂一一謂言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翽
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暮年之後更有碩儒苦
相究討方知誤焉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蠅聲餘分閏

位謂以偽亂真爾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
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真鴟目
虎吻亦紫色蛙聲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桐馬酒李奇
注以馬乳為酒也撞桐乃成一字竝從手撞統桐
疑孔此謂撞擣挺桐之今為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
為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太山
羊肅亦稱學問讀潘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為杖策之
杖世本容成造曆以曆為碓磨之磨談說製文援引
古昔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江南閭里間士大夫或不
學問羞為鄙朴道聽塗說強事飾辭呼徵質為周鄭

謂霍亂爲博陸上荆州必稱峽西下楊都言去海郡
言食則餬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宴爾
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有一二百件
傳相祖述尋問莫知源由施安時復失所莊生有乘
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表
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填河羅浮山記云
望平地樹如薺故戴嵩詩云長安樹如薺又鄴下有
一人詠樹詩云遙望長安薺又嘗見謂矜誕爲夸毗
呼高年爲富有春秋皆耳學之過也夫文字者墳籍
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

慎習賦誦者信楮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
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
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貴之得
通俗廣雅而不屑一手中向背如此况異代各人
乎

世人皆以通俗文爲服虔造未知非服虔而
輕之猶謂是服虔而輕之故此論從俗也

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飲食
器皿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至於文字忽不經懷
已身姓名多或乖舛縱得不誤亦未知所由近世有
人爲子制名兄弟皆山傍立字而有名峙者兄弟皆
手傍立字而有名機者兄弟皆水傍立字而有名凝

者名儒碩學此例甚多若有知吾鍾之不調一何可笑吾嘗從齊王幸并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里
有獵間村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餘里元仇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
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間是舊獵餘聚獵音也元仇舊是獵欲亭反下音仇悉屬上艾時太原王邵欲撰鄉邑
記注因此二名聞之大喜吾初讀莊子蛄二首韓非子曰
蛄有蛄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了無解者案爾雅諸書蚕
蛹名蛄音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詁

此亦古之虺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嘗遊趙州見栢人城北有一小水土人亦不知名後讀城西門徐整碑云洎流東指衆皆不識吾案說文此字古魄字也洎淺水貌此水漢來本無名矣直以淺貌目之或當即以洎爲名乎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案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忽遽者稱爲勿勿吾在益州與數人同坐初晴日明見地上小光問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豎就視荅云是豆逼耳相顧愕然不知所謂命取將來乃小豆也窮

訪蜀土呼粒爲逼時莫之解吾云三蒼說文此字白
下爲七皆訓粒通俗文音方力反衆皆歡悟愍楚友
壻竇如同從河州來得一青鳥馴養愛翫舉俗呼之
爲鶡吾曰鶡出上黨數曾見之色竝黃黑無駁雜也
故陳思王鶡賦云楊玄黃之勁羽試檢說文鶡音雀
侶鶡而青出羗中韻集音分此疑頓釋梁世有蔡朗
諱純旣不涉學遂呼尊爲露葵面牆之徒遞相倣倣
承聖中遣一士大天聘齊齊主客郎李恕問梁使曰
江南有露葵否荅曰露葵是葦水鄉所出今食者綠
葵菜耳李亦學問但不測彼之深淺乍聞無以覆究

思魯等姨夫彭城劉靈嘗與吾坐諸子侍焉吾問儒
行敏行曰凡字與諮議名同音者其數多少能盡識
乎荅曰未之究也請導示之吾曰凡如此例不預研
檢忽見不識誤以問人反爲無賴所欺不容易也因
爲說之得五十許字諸劉歎曰不意乃爾若遂不知
亦爲異事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楊雄劉向方稱此
職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爲非此
以爲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文章篇九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

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貨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楊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傳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

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狀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踈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輪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彌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鬪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踈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悔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高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

傳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
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
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
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
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
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
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
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吾見世人
至於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南號
爲諗助 癡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

詭擊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半醜酒招
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藝
不爲妻子所吝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
誠難也 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論者然後出
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爲文者何
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整不過數十篇耳但使不失
體裁辭意可觀遂稱才士要須動俗益世亦俟河之
清乎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我爲伊箕之義
也自春秋已來家有弄臣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
矣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

存止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爲豺狼在魏
製檄則目紹爲虵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
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 或問楊雄曰吾子
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彫虫篆刻壯夫不爲也余竊
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
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
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
引詩證之楊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
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
天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安投於閣周章怖懼不達天

命童子之爲耳桓譚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
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玄經爲數子
所惑耳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
之清塵且太玄全竟何用乎不啻覆醬甑而已 齊
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
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
比吾徒十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
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辛笑曰可矣凡爲文章
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
躅放意填坑岍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胷氣調爲筋

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
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
損放逸者流宕而怠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
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
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
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為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
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為
本今之辭調為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吾家世
文章甚為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
新文史訖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

音故也有詩賦銘誄書表啓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
草土並未得編次便遭火盪盡竟不傳於世銜酷茹
恨徹於心髓操行見於梁史文士傳及孝元懷舊志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
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
若曾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微亦嘗謂吾曰沈詩
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侶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
名時俗準的以為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
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
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

劣也 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
里名勝母曾參歛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
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爲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見
有和人詩者題去敬同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
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昶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濩
詩云飄颺雲母舟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濩又飄颺
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文章引詩伐
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遊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
北面事親別舅擗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栢山
之悲皆大失也舉此一隅觸塗宜慎 江南文制欲

八彈射知有病累隨卽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廩也山
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爲
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凡代人爲文皆作彼語理宜
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辭不可輒代蔡邕爲胡金盈
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喪又爲
胡顥作其父銘曰弊我考議郎君素三公頌曰倚歟
我祖出自有媯王絜爲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瘁
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並載乎邕蔡之集
此例甚衆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爲諱陳思王皇帝誅
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

於虫匹婦於考也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岳
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玉驃騎誄云奄忽
登遐陸機又誄云億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誄云俛天
之和今爲此言則朝廷之臯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
云我君饑乏其樂泲泲不可妄施人子况儲君乎挽
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皆
爲生者悼往苦衷之意陸平原多爲死人自歎之言
詩格旣無此例又乖製作本意允詩人之作刺箴
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爲齊謳
篇前叙山川物產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殊

失厥體其爲吳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何
不述赧王靈帝乎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
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僮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
議之今指知決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爲誠詩云有
鷺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鷺雉雌聲又云
雉之朝雉尚求其雌鄭玄注月金亦云雉雄雉鳴潘
岳賦曰雉鷺鷺以朝雉是則混雜其雄雌矣詩云孔
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
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惱有如孔懷心
旣痛矣卽爲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

兄弟爲孔懷詩云父母孔迺而呼二親爲孔迺於義
通乎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螯偏大爾何遜詩
云躍魚如擁劍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栢
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
文士往往誤作鳥鳶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
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而簡
文詩云霞流抱朴椀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爲莊周
言也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銀鐺鑲上音狼銀鐺大
鑲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下音當太子亦是數千卷學
士嘗作詩云銀鑲三公脚刀撞僕射頭爲俗所誤文

章地理必須愜當梁簡文鴈門太守行乃云鷺軍攻
日逐鷺騎蕩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蕭子暉
隴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東
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類美玉之瑕宜慎之 王籍
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爲
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味
以爲不可復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鄴下
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曰言不諠譁也吾每歎此
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耳 蘭陵蕭愨梁室上黃

疾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定然在目潁川荀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爲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何遜詩實爲清巧多形侶之言揚都論者恨其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劉甚忌之平生誦何詩云蘧母響北闕愴愴呼變反不道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江南語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朗也子

朗信饒清巧思澄遊廬山每有佳篇並爲冠絕

名實篇十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脩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人是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蹙於崖岸拱抱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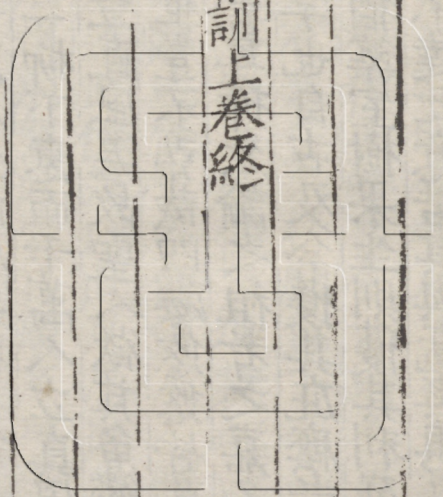
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
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爲人
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
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喜之降城賢於折衝
之將矣 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顯而然
諾虧不知後之矛戟毀前之于櫓也宓子賤云誠於
此者形於彼人之虛實真僞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
察之未熟耳一爲察之所鑒巧僞不如拙誠承之以
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于爾時自以巧密後
人書之留傳萬代可爲骨寒毛豎也近有大貴孝悌

著聲前後居喪哀毀踰制亦足以高於人矣而嘗於
苦塊之中以巴豆塗臉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
童豎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皆爲不信
以一僞喪百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有一士族讀書
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
以酒犢珍玩交諸名士甘其餌者遞相吹噓朝廷以
爲文華亦嘗出境聘東萊玉韓晉明篤好文學疑彼
製作多非機杼遂設護言面相討試竟日歡諧辭人
滿席屬音賦韻命筆爲詩彼造次即成了非向韻衆
客各自沈吟遂無覺者韓退歎曰果如所量韓又嘗

問曰玉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答云珽頭曲圍勢如葵葉耳韓既有學忍笑爲吾說之 治點子弟文章以爲聲價大弊事也一則不可常繼終露其情二則學者有憑並不精勵鄴下有一少年出爲襄國令頗自勉篤公事經懷每加撫卹以求聲譽凡遣兵役握手送離或齎梨棗餅餌人人贈別云上命相煩情所不忍道路饑渴以此見思民庶稱之不容於口及遷爲泗州別駕此費日廣不可常周一有僞情觸塗難繼功績遂敗損矣 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遺聲餘價亦猶蟬殼蛇皮獸迹耳何預於死者而聖

人以爲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真風矣勸一史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鱗鳳翼雜沓參差不絕於世豈不弘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蓋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墻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廕者衆矣大脩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世人汲汲者不達此意若其與菟爽俱昇松栢偕茂惑矣哉

顏氏家訓上卷終



顏氏家訓卷下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
明蜀榮昌後學冷宗元

涉務篇十一

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
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
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遠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
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
斷決有謀強幹習事四則藩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
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

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略有術此則皆勤
學守行者所能辦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其美於六塗
哉但當皆曉措趣能守一職便無媿耳 吾見世中
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
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
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
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晉朝南
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為令僕以下
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
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

於清名蓋護其短也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
籓省並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
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
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
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皆尚褻衣博帶大冠高履出
則車輿入則扶持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弘正為宣
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為放達至
乃尚書郎乘馬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
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
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貴穀務本之道也夫食

爲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種之存鉏之刈穫之載積之打拂之簸揚之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江南朝士因晉中興而渡江本爲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觀起一撥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閑之過也

省事篇第十二

銘金人云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至哉

斯戒也能走者奪其翼善飛者減其指有角者無上齒豐後者無前足蓋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古人云多爲少善不如執一鼯鼠五能不成伎術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畧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迹未堪以留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碁博鮮卑語煎胡桃油鍊錫爲銀如此之類畧得梗槩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

之徒也。許群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儔也。摠此四塗，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為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終陷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類，甚衆。良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耳，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為也。今世所觀，懷瑾瑜而握蘭桂者，悉恥為之。守門詣闕獻書言計，率多空薄，高自矜夸，無經畧之大體，感糠粃之微事，十條之中，一不足採。縱合時務，已漏先覺，非謂不知，但患知而不行耳。或

被發姦私，面相酬證，事途廻冗，翻懼憊尤人主外護，聲教脫加，含養此乃僥倖之徒，不足與比肩也。諫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爾必在得言之地，當盡匡贊之規，不容苟免，偷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有方，思不出位，于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云：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論語曰：未信而諫，人以為諂已也。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諛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為才力何

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温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為弗
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
便為弗為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
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齊之季世多以
財貨託附外家誼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
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為執政所患隨而伺察
既以利得必以利治微染風塵便垂肅正坑穽殊深
瘡痍未復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
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不能通達
亦無尤焉 王子晉云佐饗得嘗佐鬪得傷此言為

善則預為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
皆無與焉然而竊鳥入懷仁人所憫况死士歸我當
棄之手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
儉孫高之匿趙歧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
得臯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灌夫之橫怒
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為也如有逆亂之行得
臯於君親者又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
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
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
可熱當以仁義為節文爾 前在修文令曹有山東

學士與關中太史競曆凡十餘人紛紜累歲內史牒
付議官平之吾執論曰大抵諸儒所爭四分并減分
兩家爾歷象之要可以晷景測之今驗其分至薄蝕
則四分疏而減分密疏者則稱政令有寬猛運行致
盈縮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之
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疏則藏奸而不信用密則任
數而違經且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安
有肯服既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舉曹貴賤咸以爲
然有一禮官恥爲此議苦欲留連強加考覈機杼旣
薄無以測量還復採訪訟人窺望長短朝夕聚議寒

暑煩勞昔春涉冬竟無與奪怨誚滋生赧然而退終
爲內史所迫此好名好事之辱也

止足篇十三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
其窮唯在少欲知止爲立涯限爾先祖靖侯戒子姪
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
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爲名言也天地
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冲損可以免害人生衣趣
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飢乏爾形骸之內尚不得奢靡
已身之外而欲窮驕泰耶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富

有四海貴爲天子不知紀極猶自敗累況士庶乎常
以爲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
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
急速不啻此者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顧五十人
足以免耻辱無傾危也高此者便當罷謝偃仰私庭
吾近爲黃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羈旅懼懼謫譴思爲
此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見因託風雲徵倖富貴
巨執機權夜填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顏原者非十人
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

誠兵篇十四

顏氏之先本平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爲業徧在
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秦
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春秋之世顏
高顏鳴顏羽之徒皆一闔夫爾齊有顏涿聚趙有顏
軍或作聚漢末有顏良宋有顏延之並處將軍之任竟
以顛覆漢郎顏駟自稱好學更無事迹顏忠以黨楚
王受誅顏俊以據葦威見殺得姓已來無清操者唯
此二人皆罹禍敗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
聚徒衆違棄素業徼倖戰功吾旣羸薄仰惟前代故

真心於此子孫誌之孔子力翹門關不以力聞此聖
證也吾見今世士大夫纔有氣幹便倚賴之不能被
甲執兵以衛社稷但微行險服逞弄拳腕大則陷危
亾小則貽耻辱遂無免者國之興亾兵之勝敗博學
所至幸討論之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爲主
畫規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然而每見文士頗讀兵
書微有經略若承平之世睥睨官閭幸災樂禍首爲
逆亂詿誤善良如在兵革之時構扇反覆縱橫說誘
不識存亾強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誠之哉
誠之哉習五兵便乘騎正可稱志天爾今世士大夫

但不讀書卽稱丈夫兒乃飯囊酒甕也

養生篇第十五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鍾值人生居
世觸途牽繫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
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勞役而望遁跡山林超
然塵滓千萬不過一爾加以金玉之費鑪器所須益
非貧士所辦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
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
能出此不願汝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
息慎節起居均適寒暄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

稟不爲夭折者吾無間然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庾
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髮猶黑鄴中
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精木車前得益者甚多不
能一一說爾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
痛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叩齒三百下爲良行之
數日卽平愈今恒持之此輩小術無損於事亦可修
也凡欲餌藥陶隱居大清方中摠錄甚備但須精審
不可輕脫近有王愛州在鄴學服松脂不得節度腸
塞而死爲藥所誤者甚多 夫養生先須慮禍全身
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豹養於

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前賢所戒也嵇康著
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徵而以貪
溺取禍往世之所迷也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
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
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
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
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爲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
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
者唯吳郡太守張暉建義不捷爲賊所害辭色不撓
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

九
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
悲夫

歸心篇十六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
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
略重勸誘爾原夫四塵五陰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
載群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惠豈徒七經百
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爲一
體漸極爲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
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

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
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
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
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
方爲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爲欺誑也
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爲姦慝也其四以糜費
金寶減耗課役爲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如報善
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後世之乙乎爲異人也今
並釋之于下云 釋一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今
人所知莫若天地天爲積氣地爲積塊日爲陽精月

為陰精星為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為
石矣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
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
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形色同爾但
以大小為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也石既牢密烏
免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
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
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
均寧當氣墜忽變為石地既滓濁法應沉厚鑿土得
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

生東流到海何為不溢歸塘尾間滌何所到沃焦之
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那不散
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
劃列國未分翦疆區野若為躔次封建已來誰所制
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乾象之
大列星之駭何為分野止繫中國昂為旄頭匈奴之
次西胡東越彫題交趾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
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也凡人之信唯耳
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
或蓋乍宣乍安斗極所周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

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迷大
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也而鄒衍
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
信有木大如魚漢豈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
見錦不信有虫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
人羶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世有
祝師及諸幻術猶能覆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
十變五化人力所爲尚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
思量千里寶幢自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

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關終當獲報耳善
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
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
躄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
更爲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儻值福徵
便可怨尤卽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
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二曰開闢已來不
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
行棄而不說若覩凡僧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
勤豈教者之爲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

禮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略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爲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爲僧尼也皆由爲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國賦算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棄

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爲罪人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佉之國則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蚕之利乎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侶不相屬及其歿後則與前身侶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魂神示現夢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微須福祐亦爲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爲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况

於已之神爽頓欲棄之哉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
彼生與今非一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
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已復禮濟
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
妾臣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爲勤苦修德乎亦是堯舜
周孔虛失愉樂耳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
身罪累幸熟思之汝曹若顧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
子未能出家但當兼修戒行留心誦讀以爲來世津
梁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儒家君子尚離庖廚見其生
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

能不殺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
殺之事必勉行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
數甚多不能悉錄耳且示數條於末梁世有人常以
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死髮
中但聞啾啾數千雞雛聲一江陵劉氏以賣鰾羹爲
業後生一兒頭是鰾自頸已下方爲人耳王克爲
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
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
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
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梁孝元在江

州時有人爲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
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剝柱屏除形像鋪
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
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卧簷下稍醒而
覺體痒爬搔隱赤因爾成癩十許年死 楊思達爲
西陽郡守值候景亂時復旱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
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
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
非手殺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
如被刀刺叫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

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世有
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天命爲子娶婦恨其
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尊虵虺其性毒口加誣不識
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却云教以婦道不孝已身不顧
他恨但怜已之子女不愛已之兒婦如此之人陰紀
其過鬼奪其筭慎不可與爲鄰仍不可與爲援宜遠
之哉

書證篇十七

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萋余也字或爲荇先儒解
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

花似萼江南俗亦呼為猪萼或呼為苜菜劉芳具有
注釋而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萼
菜呼人萼為人苜亦可笑之甚 詩云誰謂荼苦爾
雅毛傳並以荼苦菜也又禮云苦菜秀案易統通卦
驗玄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
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
白汁花黃似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
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
璞注爾雅此乃織黃蔕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
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耳亦大誤

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嘗
英益知非龍葵也 詩云有杜之杜江南本並木傍
施太傳曰林獨兒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杜樹
兒也在木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為夷狄
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 詩云駟駟牡馬江南書
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為放牧之牧鄴下博士見
難云駟頌既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驛隲乎余
荅曰案毛詩云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其下又云諸
侯六閑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若作放牧之意
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駟駟之稱良馬天

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驛也周禮圉人職良馬匹一人駕馬麗一人圉人所養亦非驛也頌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易云良馬逐逐左傳云以其良馬二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傳良馬通於牧驛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月令云荔挺出鄭玄注云荔挺馬薤也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云馬藺易統通卦驗玄菟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爲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

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爲早蒲故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爲馬薤堪食亦名豚耳俗曰馬齒江陵嘗有一僧面形上廣下狹劉緩幼子民譽年始數歲俊悟善體物見此僧云面似馬薤其伯父劉緇因呼爲荔挺法師緇親講禮名儒尚誤如此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兒也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爲少誤詩云有渰萋萋雲祁祁毛傳云渰陰雲兒萋萋雲行兒祁祁徐兒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

暴疾也案滄已足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
為兩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
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禮云定猶豫決嫌
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者案尸子曰
五尺犬為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
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
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
爾雅曰猶如麋善登木猶獸名也就聞人聲乃豫綠
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為獸又多猜疑故聽河
冰無流水聲然後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

左傳曰齊侯疾遂疢說文云疢二日一發之瘡疢有
熱瘧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為
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瘧瘧音皆而世間傳本多以
瘧為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為通
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瘡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
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瘡乎尚書曰惟影響周禮
云土圭測影影朝影夕孟子曰圖影失形莊子云罔
兩問影如此等字皆當為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
而生故即謂為景淮南子呼為景柱廣雅云晷柱掛
景並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彡楮音於景反

而世間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為失矣
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
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為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
乘之車按諸陳字並作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於
陳列耳此六書為假借也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
字唯王羲之小學章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
改六韜論語左傳也詩去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傳云
灌木叢木也此乃爾雅之文故李巡注曰木叢生曰
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為灌族亦叢聚也所以江
南詩古本皆為叢聚之藪而古叢字似窠字近世儒

生因改為窠解云木之窠高長者案衆家爾雅及解
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為徂會反劉昌宗
詩注音為在公反又祖會反皆為穿鑿失爾雅訓也

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
略此字其間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受於旅
也語回也屢空風風也教也及詩傳云不戢戢也不
讎讎也不多多也如斯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闕詩
言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按古者科
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為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
注烈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鄴下詩本既無也字群儒

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爲飾用
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
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 易有蜀才注
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
題云王弼後人謝晁夏侯該並讀數千卷書皆疑是
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
才南方以晉渡江後北閩傳記皆名爲僞書不肯省
讀故不見也 禮王制云羸股肱鄭注云謂擗衣出
其臂脛今書皆作擗甲之擗國子博士蕭該云擗當
作擗音宣擗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蕭讀

是徐爰音患非也 漢書田肯賀上江南本皆作宵
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
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爲田肯梁元帝嘗問之荅
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黃改宵字爲肯元
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爲肯 漢書王莽贊云
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蓋謂非女黃之色不中律呂之
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王莽非直爲醜虎視
復紫色蛙聲亦爲誤矣 簡策字竹下施束七賜末
代隸書似祀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爲夾者猶如刺史
之傍應爲束今亦作夾徐仙民春秋禮音遂以策爲

正字以策爲音殊爲顛倒史記又作悉字誤而爲迷
作妬字誤而爲妬 徐鄒皆以悉字音迷以妬字音
妬既爾亦可以亥爲豕字音以帝爲虎字音乎 張
揖云宓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宓今伏
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羲按諸經史緯候遂無
宓羲之號處字從虎暗宓字從宀緝下俱爲必末世
傳寫遂誤以處爲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耳何
以驗之孔子弟子處子賤爲單父宰即處羲之後俗
字亦爲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
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

後是知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爲宓較可知矣
太史公記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此是刪戰國策耳
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
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 應劭風俗通云太史
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
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伎癢不能無出言案伎
癢者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
煩而伎癢今史記並作徘徊或作傍徨不能無出言
是爲俗傳寫誤爾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
姬生於妬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

妾妬媚之誅此二媚並當作媚媚亦妬也義見禮記
三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媚王充論衡
云妬夫媚婦生則忿怒鬪訟益知媚是妬之別名原
英布之誅爲意貴赫耳不得言媚 史記始皇本紀
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本皆
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
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盡并
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
灋度量刪不蠹歎疑者比蠹明之凡四十字其一所
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

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
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于左使毋疑凡
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書
兼爲古隸余被勅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
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爲狀兒之狀引旁作
大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爲隗狀耳 漢書云中外
禔福字當從示禔安也音匙匕之匙義見蒼雅方言
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書本多誤從手屬文者
對耦並爲提挈之意恐爲誤 或問漢書注爲元后
父名禁改禁中爲省中何故以省代禁答曰案周禮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紉禁鄭注云：紉猶割也。察也。李登云：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營也。然則小井所領二反，並得訓察其處。既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營。古察字也。漢明帝紀為四姓小侯立學校，桓帝加元服，又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是知皆外戚也。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為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年小獲封，故須立學耳。或以侍祠猥朝，侯非列侯，故曰小侯。禮云：庶方小侯，則其義也。後漢書云：鸛雀銜三鰾，鰾魚多假借為鱣，鰾之鱣俗之學士，因謂之為鱣魚。案魏武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匱長。

一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丈，安有鸛雀能勝一者？況三頭中鱣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鰾魚長者不過三尺，大者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地鰾，卿大夫服之象也。續漢書及搜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鰾字。孫卿云：魚鰾，鰾鰾及韓非說苑皆曰：鰾似地蚕，似蠟，並作鱣字。假鱣為鰾，其來久矣。後漢書酷吏樊豐為天水郡守，涼州為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畢城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因循迷而不寤。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採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乎？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肺，此是。

削札牘之柝耳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謂札為削王褒童約曰書削代牘蘇竟書云昔以摩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詩云伐木澣澣毛傳云澣澣柝兒也史家假借為肝肺字俗本悉作脯腊之脯或為反哺之哺學士因解云削哺是屏障之名既無證據亦為妄矣此是風角占候耳風角書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也三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豔豔蒜果共一筩果當作塊顆之顆北土通呼物一由改為一顆蒜顆是俗間常語耳故陳思王鷄雀賦曰頭如果蒜目似擘

椒又道經云合口誦經聲瓊瓊眼中淚出珠子碾其字雖異其音與義頗同江南但呼為蒜符不知謂為顆學上相承讀為裏結之裏言鹽與蒜共苞一裏內筩中耳正史削繁音義又音蒜顆為苦戈反皆失也有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劫之民何字也余應之曰意為劫即是破倦之破耳要用字苑云破音九偽反字見廣雅及陳思王集也張揖呂忱並云支傍作刀劒之刀亦是劓字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或借劓字終當音九偽反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頽縱任俠飲酒誕節兗州號為駘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

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為嚶羹之嚶自爾便
 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相州刺史張績謚也江
 南號為碩學案法盛世代殊近當是耆老相傳俗間
 又有齶齶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
 玉篇誤為黑傍查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之下而
 二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查是多
 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 古樂府歌詞先述三
 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
 坐調絃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
 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其

祖考為先云丈人又疑丈當為大北間風俗婦呼舅
 為大人公丈之與大易為誤耳近代文士頗作三婦
 詩乃為匹嫡並耦已之群妻之意又加鄭衛之辭大
 雅君子何其謬乎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
 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竽度今日富貴忘我為吹
 當作炊煮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
 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
 炊耳聲類作炭又或作店 通俗文世間題云河南
 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漢人其叙乃引蘇林張揖蘇
 張皆是魏人且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

爲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
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得
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
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即是通俗文爲當
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 或問山海經
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
不少以爲何也荅曰史之闕文爲日久矣加復秦人
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
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
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

仲尼脩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此說

甫謚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

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厠豨黥韓
覆畔討滅殘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
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于趙悼后
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嬀皆由後
人所屢非本文也 或問曰東宮舊事何以呼鷓尾
爲祠尾荅曰張敞者吳人不甚稽古隨宜記注逐鄉
俗訛謬造作書字耳吳人呼祠祀爲鷓祀故以祠代
鷓呼緝爲禁故以系旁作禁代緝字呼鷓爲竹簡反

故以木傍作展以代蓋字呼鑊字為霍字故以金傍
作霍代鑊字又金榜作患為鏐字木傍作鬼為槐字
火傍作庶為炙字既下作毛為暨字金花則金榜作
華窓扇則木傍作扇諸如此類專輒不少又問東宮
舊事六色蜀縷是何等物當作何音荅曰按說文云
蒼牛藻也讀若威音隱塢瑰反即陸機所謂聚藻葉
如蓬者也郭璞注王蒼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
生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繞可
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為蒼又寸斷五色絲橫著線
股間繩之以象蒼草用以飾物即名為蒼于時當緝

六色蜀作此蒼以飾緹帶張敞因造系旁畏耳宜作
隈 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闕駟十
三州志以為舜納干大麓即謂此山其上今猶有堯
祠焉世俗或呼為宣務山或呼為虛無山莫知所出
趙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李普濟亦為學問並
不能定鄉邑此山余嘗為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栢
人城西門內碑是漢桓帝時栢人縣民為縣令徐
整所立銘云土有巘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巘務山
也巘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即旄丘之旄也旄
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耳入鄴

爲魏收說之牧大嘉歎值其爲趙州莊嚴寺碑銘曰
權務之精即用此也 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
訓荅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
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
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
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
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
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
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 爾雅云木山薊也郭璞
注云今木似薊而生山中案木葉其體似薊近世文

士遂讀薊爲筋肉之筋以耦地骨用之恐失其義

或問俗名傀儡子爲郭禿有故實乎荅曰風俗通云

諸郭皆諱禿當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戲

調故後人爲其象呼爲郭禿猶文康象度亮耳 或

問曰何故名治獄叅軍爲長流乎荅曰帝王世紀云

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 此事本出山於祀主

秋 此職本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

捕賊掾耳晉宋以來始爲叅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

所居爲嘉名焉 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

非說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主人撫

掌大笑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
說文皆許慎手迹乎荅曰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
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
儒尚得改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
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
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
專以說文爲是也其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
從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貉共
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
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爲證無妨自當

有禾名導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
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
貉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
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大抵服其爲書隱括有條
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爲證若不信其
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間小學者不
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
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西晉已
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爲專輒耳考校
是非特須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

蒼尼旁益丘說文居下施几如此之類何由可從古
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爲仲以說爲悅以召爲邵以
閒爲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過成鄙俗亂
旁爲舌揖下無耳龜鼉從龜奮從翟鞞席中加帶
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駸離則配禹壑乃施詔
巫混經旁臯分澤片獵化爲獯音藹出音藹海經名寵變成寵
也故從穴業在孟土靈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強
改爲別單字自有善音輒析成異如此之類不可不
治吾昔初看說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
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更知通變

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
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案彌亘字從
二間舟詩云亘之相極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而
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爲舟航字謬也春秋
說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爲酉漢書以
貨泉爲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爲銀國志以天上有
口爲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爲恭宋書以召力爲劬參
同契以人負告爲造如此之例蓋數術謬語假借依
附雜以戲笑耳如猶轉貢字爲項以叱爲七安可用
此定文字音讀乎潘陸諸子離合詩賦拭卜破字經

及鮑昭謎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之也 河
間邢芳語吾云賈誼傳云日中必焚注焚暴也曾見
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須更卒然便吳
耳此釋爲當乎吾謂邢曰此語本出太公六韜案字
書古者暴曬字與暴疾字相似唯下少異後人專輒
加傍日耳言日中時必須暴曬不爾者失其時也晉
灼已有詳釋芳笑服而退

音辭篇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
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

後有楊雄著方言其書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
顯聲讀之是非也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
許慎造說文劉焯製釋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證音字
耳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
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創
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
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恠異自茲厥後音韻錄出
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論未知孰是共以帝王
都邑叅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權而量之獨金
陵與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詰失在

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鈍鈍
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
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
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
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
以錢爲延以石爲射以賤爲美以是爲舐北人以廢
爲戍以如爲儒以紫爲婦以冷爲狎如此之例兩失
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蔚
兄弟頗事言詞少爲切正李季節著音譜決疑時有
錯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爲踈野吾家兒女雖在孩稚

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爲已罪矣云爲品物未考
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古今言語時俗不同
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釋爲通賣反娃爲
於乖戰國策音列爲免穆天子傳音諫爲間說文音
憂爲棘讀血爲猛字林音看爲口甘反音伸爲辛韻
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童李登
聲類以系音辨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此例甚廣
必須考校前世反語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駮
爲在遘左傳音切椽爲徒緣不可依信亦爲衆矣今
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訛僻乎通俗

文曰入室求日搜反爲兄侯然則兄當音所榮反今
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璵璠魯之寶玉
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爲音江南
皆呼爲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被於關中不知二
者何所承業以吾淺學未之前聞也北人之音多以
舉莒爲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
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
則莒知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夫物體自有精麤精
麤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上呼号下烏呼
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尚書云好呼考

反生惡殺於各是爲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

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爲父字北人遂無一

人呼爲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

耳管仲號仲父范增號亞父案諸字書焉字烏名或云語詞皆

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

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

之類是也若迷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

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依之

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別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

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於今也邪者曠未定之詞左

傳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子云天邪地邪漢書云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即呼爲也字亦爲誤矣難者曰繫辭云乾坤易之門戶邪此又爲未定辭平答曰何爲不爾上先標問下方列德以折之耳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入軍曰敗補敗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爲穿鑿耳 古人云膏梁難整以其爲驕奢自足不能剋勵也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內染賤保傳外無良師友故耳梁世有一侯常對元

帝飲詭自陳癡鈍乃成颺段元帝答之云颺異涼風段非干木謂郢州爲永州元帝啓報簡文簡文云庚辰吳入遂成司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教諸子侍讀以此爲誡河北反攻字爲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同殊爲僻也比世有人名暹自稱爲織名琨自稱爲衮名洸自稱爲汪名勣自稱爲獨黯非唯音韻舛錯亦使其兒孫避謹紛紜矣

雜藝篇第十九

直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吾幼承門

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既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寡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 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 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雖然廝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

爲謀也梁氏秘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之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所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爲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遂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

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
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唯有姚
元標工於楷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泊于齊末
祕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江南閭里間有畫書賦此
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爲其人未甚識字輕爲軌
則託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頗爲所誤也 畫繪之
工亦爲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常有梁元帝手
畫蠲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
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
其名矣蕭賁劉孝先劉靈並文學已外復佳此法翫

閱古今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爲
猥役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國侍郎後爲鎮南府刑
獄叅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琴書之
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橐
之子也仕爲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
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爲陸護軍書吏
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直運素
業豈見此耻乎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
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爲世之常射以爲兵
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隼

的揖讓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讎集常廢糜賜雖然要輕禽截狡豕不願汝輩爲之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古者以夫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怵怵音救也此之謂乎且十中六七以爲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竒偶自然半收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爲鬼所嫉坎壙貧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

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詿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爲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燮玉曆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筭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曆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精之位至南康太守河北多曉此術音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

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
急亦爲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禮曰君子
無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泊於梁初衣冠
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
此樂情情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
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動貴處之下坐
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况爾曹乎家
語曰君子不博爲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不有博
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奕爲教但
以學者不可常精有時疲倦則儻爲之猶勝飽食昏

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吳太子以爲無益命韋昭論之
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手執此並勤篤之志
也能爾爲佳古爲大博則六著小博則二莞今無曉
者比世所行一莞十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翫圍棊
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爲雅戲但令人耽憤廢喪實多
不可常也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
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
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
瓊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
驍賀又嘗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

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
得一驍者彈碁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可爲之

終制篇二十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
間與白刃爲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
人云五十不爲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
爲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爲汝誠
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
末啓末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
郊北地燒塹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絕

於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且
揚都汗毀無復子遺還被下濕未爲得計自咎自責
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
五服之內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廩使汝等沉
淪廝役以爲先世之耻故覩冒人間不敢墜失兼以
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儻然
奄忽豈求備禮乎十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殮
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鐘家塗空迫兄弟
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塹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
一不得自隨床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玉豚錫

人之屬並須停省糧饗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旒彌
在言外載以警甲車視土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
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墻於左右前後隨爲私記靈
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禱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
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餽酌者十皆拒之汝曹若違
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
隨力所至勿剗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
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
殺生爲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
齋供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孔子之葬親

也云古者墓而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
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
守墳墓之時况爲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
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宜
以傳業揚名爲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沒也

顏氏家訓下卷終

